

不时想念谷物的生长。当真的站在黄金海般的稻浪边时,错觉自己走进了一个梦里。像儿时那样,一个滚儿倒在野草堆里,闭上眼睛,深呼吸土地的味道,稻子的味道,野草的味道。微甜的。风好像也蘸了稻浪的金色,轻轻地抚摸我的脸,真像小时候奶奶的手,那么的温柔。很快感觉我的脸也变成金色的了吧,连着我的身体、头发丝、指尖、脚趾头,大概渐渐全染成金色的了吧。感觉变成金色的自己漂浮在黄金海的稻浪里,久久期盼的满足感充满了每个细胞。回到田野的我呀,不再是我自己,我成了稻浪的一部分,成了土地的一部分,成了自然的一部分。与土地谷物建立连接,让我感到充实而安全。整个天地只有我,这份宁静和空旷让我沉醉。我像一只翻壳瓢虫那样,在阳光和稻浪的风里躺了十分钟,幸福荡漾。

心满意足的时候,很容易想起童话。立即记起了安房直子的童话,《狐狸的窗户》。用染透的手指搭起窗户,就可以望见你想看见的人。现在我的手指大概也染过了吧,于是,我真的孩子气地搭起了手指窗户。

真的看见了什么!是一只洁白的白鹭,像一个高脚诗人一样,正在金色稻浪中踱步。它收敛起宽大翅膀的样子,真的很像诗人正在背书,欣赏世界的宁静之美。会写诗吗?会吟诗吗?会脱下羽衣,坐下和我聊聊天吗?我心里有好多期盼。可是,白鹭诗人好像突然得到什么神启,振翅一飞,急急越过稻田,飞到远处的银杏林那边去了。

哎,干吗那么性急!我生出一股遗憾,久久不愿放下手指窗户。

哦,我真的看见了!隔着黄金海一样的稻田,我远远望见了那里有一个女人。无垠稻田间一个小作坊前,那里有一个女人。她戴着一顶金黄色的竹斗笠,坐在干干活,身体上下起伏着。我也有一顶同样的斗笠。尖顶的锥形,晴可遮雨雨可避湿,实用又好看。我立刻好奇起来。抬脚跨过好几个田垄,想靠近一点看清她在干什么。

看见了,我的手指窗户清晰勾出了她的形体和节奏。她像一个魔法师。因为她嘴巴里叼着一根烟。她的身体有节奏地起伏,她的手里举着一根木棒正在捶打。捶打什么呢?含着烟那样用力捶打。每捶一次,地上就腾起一层含着粉尘的灰雾,好像魔法正在发生效力。她身材丰满,胳膊有力,穿着一件绿布花衣。是那种大朵大朵的绿花,非常适合她,让她更像一位魔法师的样子。这种捶打对她并不显得吃力。看见了,旁边还有一只小花狗,黑白色,像个小孩一样,围着她蹦蹦跳跳。黑白色的狗,这样使女人更像一个魔法师了。她的节奏依然那么轻快,捶打的样子依然那么怡然。嘴巴里的那根烟,身边的那口锅,还有那件好看的绿布花衣,都流露了她此刻的心情。

我透过手指窗户,仔细看她捶打着什么。是什么呢?哦,手指窗户让我看清了。原来那是成熟的、晒干的豆秆,上面结满了饱满的长豆荚。可能是黄豆、绿豆,或者黑豆吧。我看不分明,却从女人的节奏里,听出了豆荚咔嚓的爆裂声。哦,豆荚爆裂,圆豆滚地的声音,让她很快乐吧。无边无际的黄金海的稻浪让她很快乐吧。那只乖顺可人的黑白小花狗让她很快乐吧。那件大朵绿布花衣让她很快乐吧。那根含在嘴巴里的烟让她很快乐吧。独自这样的美景下劳动也很快乐吧。

我久久在手指窗户里看她,赞叹这个戴斗笠捶豆荚的女人是那么美丽。



就是从那时起就养成了。所以,当士杰大哥说他拥有了一个书店,我就欣然前往。

这间“湖边草书店”一看即是那种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屋,不知是曾几何时建起来的。记得多年前北京的街道上曾经有不少这样的简易房,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各个社区曾经有权搭建,作为社区一些活动所需。后来管理严格,大部分这样的简易房屋都被拆除了。据士杰大哥说,他为了保住这几间屋子,做了大量的努力。上上下下去跑,跟人家解释说明建立一间书店的艰辛和重要,终于获得了社区的支持,这几间小小的临街房子作为书店被保住了。

那是2018年的事,如今“湖边草书店”已经坚强屹立了五年时光了。在我的建议下,我所在的中国老艺术家后代联谊会在书店做了好几次读书活动。有一次活动,请来一位大家都有些意外却又深感兴趣的作家,是新书《“炮局”预审故事》的口述作者吕燕群。对于那个发生在个个知晓的市公安局的看守所,发生在那里的神秘往事是我们都希望知道的。那次我也买了一本书。

如今,“湖边草书店”不仅仅拥有图书,还有各种演讲、书籍捐赠、新书介绍等活动。很多作者在这里介绍自己新出版的书籍。还有不少著名作家和作家后代的捐赠。我也曾捐赠过父亲母亲还包括我自己的散文集。

几天前,士杰大哥告诉我,现在他的小书店又有新动作了,他要开第二家书店了。一定是他那种执着感动了不少人。加油!士杰大哥。

下特有的土烟卷抽。少不得来一杯养生茶,鲜甜、微酸,带一丝微苦,奶奶唱起来,“稷山的红枣甜格盈盈/夏县的蓬菜最出名/虞乡的柿子甜又红呀儿哟/杏花村的特产竹叶青……”听到这句我立刻知道,奶奶馋极了。

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黑釉缸,是在染坊。人甚至可以坐里边洗澡。而酒坊的盛酒器虽说也很大,但大归大,却多是瓮,并非缸。因为要经年累月地储酒藏酒,大瓮无比巨大,口却一定得收小,是为便于遮盖密封。但酱菜作坊用以晒酱用的瓮,却一定要敞口,好让里边的酱可以经常见风,晒晒太阳。

想起有回去河北,头一次见到大片大片的“黏高粱”。穗子松散且杂乱,秋风起,远远望去简直钗横鬓乱。不知为何,竟生出一阵惊恐的美来。同行的朋友来自辽宁,他说,俺们清河门那嘎达,不种水稻小麦,一年四季基本就吃黏高粱。入冬后家家都大蒸特蒸黏豆包,一种黄米面,另一种就是黏高粱米面。黏高粱的产量低,这种高粱脱粒后,是扎扫帚的上好材料——糜子很长。

高粱秆的用处极多。晋北人最常用碌碡压扁后去芯,只留皮,拿来编满炕铺的席子。推门而入,整屋弥漫着一种麦草清香。颜色亦好——高粱秆自带红色不规则花纹。古老而美好的高粱饱含诗意,小时常见父亲喝山西本地产高粱白,我不识字,但分明记得那酒标上画着两株交叉的高粱。时至今日,乡下仍有酒坊自制高粱酒,70%!想起有次父亲跟母亲在看电视剧,突然啪地拍桌子,“瞎扯淡,谁家酿造的高粱酒是红的!”继而又笑起来,“艺术嘛……”

一种欲望极度渴望,其他欲望自然就变得无关紧要;在一件事情上花费过多时间,必然会减少在其他方面的时间投入。我完全理解了为什么钱锺书夫妇的家从未装修过,始终都是水泥地板。梭罗说,“智者过着比穷人更为简朴和节俭的生活”。我不算智者,更不是哲学家,生活在这个时代这座城,没必要过得比穷人更简朴节俭。但我不能允许自己不明白:衣襟上不可佩显摆,包包里不该装虚荣,衣服整洁舒适、穿搭合理即可。这不是因物欲、时间被其他他所挤压而有这个理念,是它自然来到心中。至于别人打量我的眼光,如有轻视会被自动过滤——“一切衣服一旦从人身上脱下来都是可怜或古怪的,唯有穿衣者严肃的眼睛以及诚挚的生命,

布衣亦可作霓裳

刘笑冰

湖边草书店

吴霜

作,当然是写作更有生命力,而且,演员再风头,那也只是在完成作家的意愿而已。谁知,我这一句话,竟然对士杰大哥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似乎,他觉得这个观点确实有道理,从那以后,他的工作侧重点就完全转移到写作上去了。

后来的士杰大哥全力写作,写作的内容大都和政协委员的工作日常有关。他可是够勤奋努力的,六十岁过了,写出了许多书和报告文学,数量还很大,没有一点精神真是不行的。

至于现在这个“湖边草”书店,可就是他近年一直在全力经营和维护的“心头肉”了。几年前,他忽然联系我,说他开办了一个书店,就在团结湖,离我家很近,有空来看看。这让我很感兴趣。我从记事起,就是在书香的熏陶里长大的,我曾经在书架的围绕下生活,爸爸的书柜是我感兴趣的地方。对于文字的世界我有一种深刻的迷恋,虽然后来的我把歌唱当作事业,但写作也是我生活中另一条与歌唱同等重要的事业线。很难说对我来讲歌唱和写作哪一件是更重要的事情。很小的时候,父亲带我去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,进了那里,父亲挑选他需要的书籍,我会在儿童图书专柜去看五彩缤纷的小人书。每次书店之行,父亲购书,一定会也给我买几本图画书。喜欢读书的习惯,

旅途中,瞥见路边有个废弃的古窑址,虽破瓦残垣,但名字依稀可辨,知道这是用来烧陶瓷缸瓦的“青瓷窑”。“青瓷”,循名责实,此处专指黑釉瓷。生产于晋北一带的黑釉瓷可真够黑,但你要问究竟有多黑?还真形容不来。拿我奶奶的话说就是“要多黑有多黑”,言下之意是没了参照物,随便你去想。

在晋北乡下,村人家里的盛水器,或者不盛水而用来盛物什的瓮或缸,统统硕大庞然。基本都是这种墨黑色,那种河南市面上常见的酱釉色的瓮缸并不常见。你若是往晋北乡下来,几乎每家每户的门前都备有这样的几个瓮或缸。黑釉瓷的瓮缸有一大好处,储物可致远。比如说,你把胡麻油放在别的容器里,时间一长准变质,但要放在这样的瓮或缸里,即使隔个几年再看,那胡麻油的味道依旧醇香扑鼻,仿若初榨。

我家老宅的院内栽种有三棵杏树,成熟的杏子需要及时采摘。怎么可能吃得完?我奶奶于是将刚从树上打下来的青杏直接放入这种瓮缸,一直吃到深秋亦不败不坏。等秋天柿子大量上市,吃不完的杏子用来泡制独家养生“柿杏茶”——将整颗的杏子跟烂熟的柿子拦腰切开,柿子皮不要切断,大枣去核,要喝的时候,先在壶底铺厚厚一层沙棘果干。这壶最好用玻璃壶,磨砂玻璃更佳。讲究的人会放几朵菊花或者玫瑰花。文火慢慢煨。杏跟柿子的果肉在水中愈发显得润泽而透明,壶水大沸时加一勺红糖,盖上盖焖个几分钟。呈现在眼前的是金澄澄一团和气。

秋日暖阳,忙碌大半日的奶奶,此时终于得闲,靠床头用报纸卷一种晋北乡

生活简朴穷困的是绝大多数,还有主动选择穷困的。维特根斯坦,富二代,偏放弃巨额遗产,过苦行僧般的生活;梭罗,用一把斧子,在瓦尔登湖边自建一间小屋隐居,过着最简朴的生活。他们的奢侈,是思想。

人最快完全接受的总是自己潜意识里认同的观点。我意识深处,有一些和先哲们高度契合的理念,这应该和我以前读的书有关,只是这些理念还没明晰坚定到足以支撑自己克服虚荣心,罔顾别人的眼光。《红楼梦》中,痴和尚跛道人说贾宝玉的那块通灵宝玉,“被声色货利所迷,粉渍脂痕所污”,也许我也是吧。读先哲思想,就像那玉受了痴和尚跛道人的持诵,立刻生效。

欲望压制欲望,时间挤压时间。对



十月的一个星期,我去了位于北京团结湖地区的湖边草书店。我是应李士杰大哥的邀请去书店做讲演的。那天,书店的小厅坐满了人,热热闹闹,其中有大学教授、政府官员,有作家、画家,还有艺术团团长、业余歌唱家……士杰大哥的书店,经常聚集各界人士,普通市民、社会名流、老少中青,都是他的常客。

这个小书店,是李士杰大哥的精神归宿之地。

士杰大哥是我们家的老朋友,很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了。那时候的他精神奕奕、英姿勃勃。他是我二哥的朋友,二哥把他带到家里看望父母,从此他成了我家常客。我家里兄妹三人,大哥常住法国,二哥总在香港,而我那时也基本在美国。士杰大哥会经常来我家探望我父母,就像他的儿子。他有时就说,我就是你爸妈的儿子。最记得的是2003年4月9日早上,我父亲突发心脏病猝死。我当时在家,赶紧通知各位亲朋,士杰大哥是第一个赶到我家的人,他帮助我给父亲的遗体换衣服穿鞋,这些应该是儿子做的事情,都因为二哥一时没赶到他都及时地做了。

士杰大哥曾经是北京市政协委员,他很重情。不知是什么时候他开始写作了,写作的內容经常是关于政协委员的事迹以及生活状态的。那时候他也喜欢涉足一些艺术表演类的活动,比如在某一个电视剧里客串个角色什么的,对此他似乎很上瘾,有时见面,他就喜欢述说他那些演艺的经历,很是沉浸其中。有一次聊天,我对他说,说起表演和写

诗二首

秦史轶



二
消暑夏游过此湖,
烟波漾日拂菖蒲。
辋川客众多吟佛,
履道人稀在异途。
履道人稀在异途。
索句难新成浊物,
贪心常寂和寒梧。
贪心常寂和寒梧。
风来落叶起何处?
飞去蜻蜓静似无。

一
人生如渡叹经过,
回首沧桑水自波。
蝉噪或因晴昼短,
诗吟幸剩落花多。
云中绮阁雾中看,
醉里焦思梦里磨。
醉里焦思梦里磨。
何处青山偏薄暮,
只今算计已蹉跎。

版纳晨曦

(中国画)

杜滋岭



京胡、二胡、大三弦、琵琶和笛子是中国的五种民族乐器。我的朋友小丁有一次心血来潮,在民族乐合奏时,突然提出要吹萨克斯,而他本人是一个笛子演员,专业的。

混搭

格至



他把这当作笑话告诉我。我笑说,你只是厌倦了千篇一律,不过想来幽默而已。

又有一次,我另一个朋友老孙特意去深山老林里挑选被鸟啄咬过的竹子,问为什么?他笑答,连鸟儿虫子也喜欢的东西,一定错了。老孙也是笛子爱好者,业余的,但水平比专业的还要精湛。我给他们的评价是,这个年代,需要的是混搭分子,你能说混搭不是创新?

年轻时,参加主持、演讲、朗诵等活动,登台机会不少,为要翻行头,不知不觉,长的短的,中式西式,各种颜色的小礼服就积了不少。有的明知只适合在舞台上穿,但为了那两个小时,是可以不计性价比的!

半百后,这些衣服除了晒梅,已经很少得见天日了,虽然身材并未走到全都塞不进它们,但每天十几分钟通勤的时间,到了单位换制服,实无穿它们的必要;“驾驶”着二轮小蓝车,那些衣服既不方便舒适,更不相称,对它们的鸡肋感一年胜似一年。但是,东西无论贵贱,在实用价值上没有区别啊!所以我不但舍不得扔,遇到好看不实用的衣服还是会忍不住买。

这两年,接触到一些哲学家的书籍,了解到了他们的生平。那些启迪智慧,推动人类思想进阶的著名哲学家,

才能阻止旁人的嘲笑”。

不再为好看、摆设、虚荣而买,只为必需而消费。我发现,其实必需的消费确实没那么多,正如苏格拉底所言。我又发现自己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宁坦然,由服饰物欲购买的降低,渐渐到对一切物质欲求的减弱,再到对名利权钱等身外之物欲望的淡化。最后发现,自己活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了!原来主动弱化物欲,和被迫减少消费的心理感受是这样天差地别。

青春之光,曾借霓裳照亮。如今,我希望先哲思想化成我的智慧之光,将布衣照亮成霓裳。

十日谈

我的消费经

责编:刘芳

被嘲讽的“抢单”,请看日本栏。